



黑白男女

第七章 蒋志方的追求(上)

(上接8月26日A14版)

龙陌矿的食堂如同城市里的饭店,进去吃饭也不用备碗筷。消过毒的碗筷都在装有玻璃门的柜子里整齐地码放着,随时用随时取就是了。那些碗都是矿上在厂子里定制的,不知用的是什么材料,碗型都比较大,拿在手里却相当轻。更难得的是,碗壁和碗底都做了夹层,不管刚出锅的饭菜温度有多高,盛在碗里,端在手上,一点儿都不烫手。瓷饭碗可以打碎,铁饭碗可以打碎,这样的饭碗比瓷饭碗和铁饭碗都要结实。如果不小心将饭碗摔在地上,饭碗蹦了一个高后,仍完好如初。

食堂比饭店的优越之处还有不少。饭店都是白天营业,能营业到晚上10点就算不错,稍晚一点,服务员就会给你脸子看。矿上的食堂昼夜24小时都有饭菜供应,餐厅里整夜都灯火通明。饭店里的餐厅面积一般来说都比较狭小,餐桌放得挤挤挨挨,端盘子的服务员扁着身子才能通过。矿上食堂的餐厅要阔大许多,餐厅里固定摆放的餐桌有几十张,同时可容纳几百位矿工就餐。餐厅的墙上或头顶,安装有悬挂式的电视机,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多是综艺类的,矿工一边吃饭,一边可以听唱歌,看跳舞,欣赏小品。食堂里供应的菜七荤八素,有热菜,也有凉盘。你想吃什么,用手一指,炊事员马上给你盛。除了品种丰富的饭菜,食堂里供应的还有酒,白酒、啤酒都有。几个工友约好同坐一

桌,每人买一份与别人不重样的菜,要上一瓶白酒或几瓶啤酒,频频举杯,喝得相当快乐。

拿餐厅和井下的工作面相比:工作面空气污浊,餐厅饭菜飘香;工作面危险,餐厅安全;到工作面是付出,到餐厅是享受。如果他们在井下工作面是老鼠的话,到了地面餐厅,他们就变成了老虎,想吃鸡就吃鸡,想吃牛就吃牛。

吃完了饭,他们连碗筷都不用收拾,所有餐具往桌子上一推,站起来就可以走人。碗筷自有有人为他们收拾,桌面自有有人为他们擦拭,他们是真正的服务对象,是脱下矿靴、摘下矿帽的上帝。

卫君梅这天上白班,早上8点上班,下午4点下班。她推着类似火车上列车员推的敞厢式小推车,正在餐厅里穿行。看到哪个餐桌上有人用完了餐,她就推车过去,把碗筷收拾起来,分门别类轻

轻放进车厢里。然后拿起搭在车把上的专用抹布,把桌面擦拭干净。她们的工作是轻、快、净,还要面带微笑。轻是走路要轻,拿放东西要轻;快是眼快手快反应快,一见有人用完了餐,立即过去收拾;净当然是收拾得干净,擦拭得干净,一点汤汤水水都不许留下。微笑嘛,显示的是保洁员的服务态度。在餐厅里服务,成天拉着个脸子可不行。你在自己家里怎么拉脸子都可以,到了工作岗位,必须面带笑容。这些服务标准,卫君梅都做到了。

矿上给每个保洁员都配发了工作服,工作服是一件玉红色的带袖围裙。卫君梅把两只胳膊往袖筒里一插,两根带子往后腰一系,工作服就穿上了。从前面看,这样的工作服像一件旗袍,勾勒出了卫君梅的腰身。与围裙相配套的,是一顶同样玉红色的折叠式小帽儿。这种小帽儿的装饰性、标志性大于实用性,也就是

说,它注重的是审美价值,而不是实用价值。戴上这种小帽儿,人一下子显得有些俏巴,让人想起春来开时的红玉兰,还让人想起“早有蜻蜓落上头”。就拿卫君梅来说吧,这样的小帽儿只能用来顶在头顶,额头遮不住,脑后的马尾小辫也包不住。围裙和小帽儿都不能算是包装,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“包装”效果,以致卫君梅成了一道风景,她走到哪里,就餐人的目光就追踪到哪里。

和卫君梅同上班的还有另一个保洁员,那个保洁员穿的工作服跟卫君梅是一样的。因为与卫君梅的肤色、眉眼、身材、姿态等方面不可等量齐观,工作服穿在她身上,只能是“工作”的效果,没有“包装”的效果。看来,“包装”也有条件,也分对象,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如果本质不上档,再“包装”也无济于事。好在那个保洁员很坦然,她是来打扫卫生的,不是让卫生来打扫她的,要那么多人看她干什么!那些人的眼睛是那么的饿,要是人家都看她,她还受不了呢。

卫君梅到一张餐桌边收拾碗筷,另一边还有一位矿工正在吃饭。见卫君梅走过来,就停止了吃饭,两只眼睛改“吃”卫君梅。也许在他看来,“吃”卫君梅比吃饭更重要。他把卫君梅叫成卫师傅,说卫师傅,你这样不行啊!



卫君梅笑了一下,不知她做错了什么。你在这里太浪费粮食了。我本来吃一碗饭就够了,一看见你,我又得多吃一碗。

卫君梅也把矿工叫师傅,她说:师傅真会说笑话。

卫君梅走到另一张餐桌边,有位矿工叫住了她,问她姓名的最后是哪个字,是煤炭的煤?还是妹子的妹?

是哪个字呢?卫君梅没有明确回答,她说:哪个字都可以。

那就是妹子的妹吧,以后我就叫你妹子怎么样?

卫君梅还是说:师傅真会说笑话。

也有人说话不太讲分寸,手上还有一些小动作。遇到这样的情况,卫君梅脸上寒了一下,并不显得十分生气,她说:我丈夫是你的兄弟,他走了。卫君梅的声调不高,但话里的分量千钧万钧,对方一听,随即就低下了眉。

餐厅里的保洁员不负责洗碗筷,她们只把碗筷收拾到小车里,推到食堂的后堂就完了。那里有人负责清洗碗筷,并负责给碗筷消毒。食堂里说是一天24小时有饭吃,但吃饭的人们还是愿意遵循亿万年所形成的自然规律,习惯在早、中、晚3个时间去食堂吃饭。实在没办法了,他们才在半上午,半下午,或半夜里,去食堂喂一下肚子。比如半夜里正是肚子休息的时候,你硬把肚子的口袋口打开,往“口袋”里装东西,肚子很不情愿,也很不舒服。所以不到习惯吃饭的那个时间,人们还是尽量不进食堂。这样一来,开饭的高峰时间段一过,到食堂就餐的人逐渐稀少,宽阔的餐厅一下子变得空旷起来。这时候,卫君梅不必在餐桌之间穿梭,她退

至餐厅一角,在一张空桌子边坐了下来。演员跳舞,有在舞台上的时候,也有退到幕后的时候。在台上手舞足蹈,退到幕后可以稍事休息,放松一下。而偌大的餐厅,对卫君梅来说,像是舞台,又像是观众席。卫君梅看见了,她的“舞蹈”尚未结束,只是告一段落,观众已经寥寥无几。虚眼之际,她看见一个人的背影像是陈龙民。有一年春天,卫君梅约了郑宝兰,带着孩子,到著名的宋朝古都游览。在她们外出游览期间,陈龙民只好到矿上的食堂吃饭。她回来后听陈龙民说,食堂里的饭菜一点儿都不好吃,只有老婆做的饭菜最好吃。她跟陈龙民说笑话:我上一辈子欠了你的债,到了这一辈子,老天爷就罚我天天给你做饭吃。陈龙民说:不是你欠我的,是我欠你的。她问陈龙民:你欠我什么?陈龙民的说的是:什么都欠……

一个人端着饭碗,隔山迈向卫君梅走过来,跟卫君梅打招呼:你好啊!

卫君梅赶紧站起来,说你你好!

走过来的人在桌边坐下,示意让卫君梅也坐下,跟卫君梅搭话:一个人在这里

发什么呆呢,心思又走远了吧?

卫君梅摇头,否认自己有什么心思。

你的情况我知道一些。一个人不能把自己老吊在一棵树上,有些心思,该放下就放下;有些感情,该转移就转移。我的意思你明白吧?

不明白。

其实你是明白的,问题是你的心思太重了,压得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卫君梅愣了一下。她发愣不是因为人家点破了她的心思,是她看见食堂门口又进来一个人,这个人不是别人,是蒋志方。她知道,蒋志方一天三顿饭都在家里吃,不在食堂吃,蒋志方来食堂不是为吃饭,肯定是来找她。不知为什么,一看见蒋志方,她心里就有些紧张。

蒋志方上的是夜班。下了夜班,洗了澡,吃了饭,蒋志方应该拉上窗帘睡觉。他没有睡觉,到食堂找卫君梅来了。他上次说要送给卫君梅一部手机,手机已经买好,他得尽快把手机交到卫君梅手里。他事先没有跟卫君梅约定时间,卫君梅上班的时间等于是他们约定的时间,

这个时间像上班一样可靠。他事先也没有和卫君梅约定地点,卫君梅上班的食堂等于是他们约定的地点,到食堂里找卫君梅,一找一个准。蒋志方进了食堂,他的目光像是受到了指引,一眼就把坐在餐厅一角的卫君梅看到了。见有就餐的人和卫君梅说话,他犹豫了一下,还是朝卫君梅走去。

跟蒋志方打招呼好呢?还是不打招呼好呢?犹豫之间,卫君梅额头上出了一层细汗。

(未完待续,请关注8月28日A14版)

